史通削繁

史通削繁卷二

言語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畧。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皐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楊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爲宗。利

弄丸乃轉丸之訛浦氏以

爲兼用宜條
事謬术

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橫。范睢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册。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鸜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識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

此亦有昇之言若爲七子發覆也然宋人以語錄著書究乖文章之體而帝京景物畧載元碑以爲嫓焉此中固有持平之道未可一概拘之

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旣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甿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邱明者。則偏摸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眞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

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是則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畧凡所撰今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

老奴寧馨二語今亦覺其雅矣予元之說不其然乎

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熳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脣吻。傳諸諷詠。而世人皆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淸雅。而下之兩句。殊爲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師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蓋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眞。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呂相絶秦左傳成公十三年　公子產獻捷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臧孫諫君

納鼎左傳桓公二年　魏絳對戮楊干左傳襄公三年　弄丸飛鉗文心雕龍論說篇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尹知章鬼谷序蘇秦張儀受捭闔之術又受轉丸胠篋二章按弄丸兼用莊子市南宜僚事鬼谷子有飛箝篇箝鉗通

鶉奔左傳僖公五年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

鸜鵒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

山木左傳隱公十一年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輔車左傳僖公五年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皤腹左傳文公四年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於思於思棄甲復來

原田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混沌莊子天地篇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見一丈人

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橰爲圃者作色而笑曰吾聞之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羞而不爲也子貢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按諸混通

裴議孫盛

魏志武帝紀注孫盛魏氏春秋云荅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爲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爲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按裴松之字世期唐諱世作少

王宋著書

王劭齊志宋孝王關東風俗傳

枉飾虛名都捐實事

原注加周太祖實名黑獺魏本索頭故當時有童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燋梨狗子齧斷索又曰獾獾頭團欒河中狗子破爾苑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二十諸如此事難可棄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輒君懋編錄故得權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四而埋沒者蓋亦多矣

張太素

唐書張公瑾傳子太素龍朔中東臺舍人兼修國史著書百餘篇通志署太素著北

齊書二十卷隋書三十二卷隋後畧十卷燉煌張氏家傳二十卷又見史官建置篇

郎餘令

唐書儒學傳郎餘令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爲林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改著作佐郎

江芊罵商臣

左傳文公元年

漢王怒酈生

史記留侯世家

單固楊康

魏志王陵傳注魏畧曰山楊單固字恭夏有器實兗州刺史令狐愚辟爲別駕與從事楊康並爲腹心後愚與王陵通謀康固皆知其計康至洛陽露其事太傅東取固問曰卿知其事邪令狐反乎固故云無有康與固對相詰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邪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亦并斬臨刑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何面目行地下也

樂廣衛玠

晉書樂廣傳廣字彥輔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天下言風流者王樂稱首焉衛玠傳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妻父即樂廣時謂婦公冰清女壻玉潤按二傳俱無寧馨兒語其語今見王衍傳衍總角造山濤濤嗟歎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史通似誤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史通似誤

張本字出杜氏左傳註終言亦杜氏註文

浮詞

昔尼父裁經義在襃貶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疎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亦有開國承家

美惡昭露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案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闚郯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其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虢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陳周宏正來聘在館贈韋敻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爲信宏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爲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

此一段非論高士傳乃借以言加減之不可輕易如前篇之引原涉為襲耳二四誤以為正文故疑其贅誤矣

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浹案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爲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涕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鳧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以下迄於周剪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

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三說各異原注李百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窮恐未挹高論至收傳論又云足以入相加之室游尼父之門但志存實錄好抵陰私於爾朱暢傳又云收受暢財賄故爲榮傳多減其惡是謂三說各異按北齊書暢雙名文暢受金語在其弟文畧傳文亦不同

二理不同原注令狐德棻周書元偉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於本紀論又云潛宮制勝闔城孥戮茹茹結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按本注句複字脫多不成語今據周書改正

首鼠史記灌夫傳武安侯召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

登國名官魏書官氏志天賜元年欲法古純質每於制定官號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鴨

取飛之迅疾以何察爲候肖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自餘諸官義皆類此〔按〕登國道武初元與以慨後也少瞻事見書志篇

道武結婚

魏書崔元伯傳太祖曾引元伯講漢書至婁敬說漢祖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歎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釐降於賓附之國

髦頭

晉書天文志昴七星天之耳也又爲髦頭胡星也魏書天象志皇始元年六月有星彗於髦頭是秋太祖啓冀方之地

奉春之策

〔漢〕書劉敬傳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奉春君冒頓數苦北邊劉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賂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

元行恭

〔周書〕元偉傳偉字猷道爲使主報聘於齊是秋高祖親戎東討偉爲齊所執齊平偉方見釋偉性好慮靜政事之暇未嘗棄書初自鄴還也庾信贈其詩云云〔按〕猷道史通作行恭豈牛宏本然邪

周宏正

〔周書〕偉夐傳夐字敬遠志尚夷簡所居之宅枕帶林泉明帝號之曰逍遙公陳遣其尚書周宏正來聘造夐後請夐至賓館宏正贈詩云云

緯父

郎絳縣老見二體篇

楚老 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實舍字君倩世謂之楚兩龔王莽既纂國遣使者奉璽書即拜勝不復開口飲食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虖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詠三良 文選曹子建三良詩覽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

歌秋婦 宋書顏延之傳延之字延年獨酌郊野當其得意旁若無人發秋胡詩有歲暮臨空房何所謂閨嘆也秋胡事詳後品藻篇

鳧脛 莊子駢拇篇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一本無要字簡而能要乃非苟簡無要字則語意不完

論首以事實文省於辭虞書之文亦自一理要之窮淸之功不可沒也讀者昇以下之蕪穢乃知之矣不必過爲高論動引公穀稱

敘事

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覼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爲三篇。列之於下。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尙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

引如洪容齋云云批

哉。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於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死。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篳輅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

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贊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傳之與紀。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

理。此爲省文也。其有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類逆。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爲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盡餘賸。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罝。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

既執上似脫魚鳥二字此即陸機片言居要劉勰寸楄轉關寸轄制輪之說崑圃先生以一筌一目不可以得魚鳥譏之未免吹求[illegible]遠之稱四六駢嫌無關妙處豈真不甚爲謬而[illegible]點二目評詩文高遠大抵無句可摘上乘家言然發之說終是

能同夫獵者漁者。旣執而罝釣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瀋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元之又元。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目旣分。而一家之言備矣。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瑯。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爲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

魏晉以下法門顯晦云云即彥和隱秀之旨

古文皆當作如是觀

斥苦當作非斥

子元讀氣厚理融得此深細之言

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畧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苦其說也旣而丘明受經師範尼父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欵曲而言人事也則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

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
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
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董生乘馬
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兹已
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也大抵
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
蔽之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
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處道受責於少期子昇取譏於
君懋非不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畧理皆要害故能疎而
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

駢體不免隸事散文則塗飾字句最爲醜態苟非作者率不免俗夫俗語之爲俗人所易曉而雅言之爲俗人多不知子元此論可謂切中膏肓

功也若才乏儁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纔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媲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曾衞而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公輔爲王臣盤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詞翻異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爲

此種塗飾尤可厭二田以

此論允愜

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或牢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宏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沖見幸。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盧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

爲未允何也

嘉隆七子好用古官名古地名惜其不見此書

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刱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號子長所書胥始爲黔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鄉伯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至如翼犍道武

唐人方朔篤亮之類又從此濫觴也

其言深切而警明可以砭俗

原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盖厖降蒯聵字之媸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皆列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别加刊定况齊丘之犢彰於載識河邊之狗著於謠詠明如日月難爲盖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万紐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厙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

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覼縷

覼本作覶通作羅左思吳都賦嗟難得而覼縷晉書傳咸疏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金壺字考次序也

成雷

漢書中山靖王傳眾呴漂山聚蟁成靁注蟁古蚊字

折軸

國策張儀說魏積羽沈舟羣輕折軸眾口鑠金

篳輅藍縷

左傳宣公十二年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訓之以篳輅藍縷以啓山林（按是欒書語非士會語二人皆稱武子所以誤也）

兼而畢書

原注近史死傳欲言人居哀毀拱則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盡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人赳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逝才行又彰事跡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巳祀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爲君又禮記云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

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此則門既書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事美惡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讚論也又重述前事此則才行事跡紀傳已書讚論又載也按此注舊本多譌今照傳記改正經史通多此類原注公梁禮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於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獲免者十無一二原注唯左丘明裴子野王劭無此也魯人以爲敏原注魯人謂鈍人也禮記中已有注解左傳文公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魯人以爲敏杜注無故揚其祖惡是不敏魯人以爲敏君子不與也按禮疏魯人魯鈍之人公羊稱郤克眇穀梁傳成公元年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同時而聘於齊云云公羊傳成公二年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眇者迓眇者按史通所引是穀梁非公羊傳寫誤也口中無齒漢書張蒼傳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按句上無年老字又按本傳全錄史記史記有老字無年字豈唐初寫本漢書有此二字

邪

輪扁 莊子天道斵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

伊摯 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索隱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呂覽本味伊尹說湯以至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按〕輪扁二句本文心雕龍神思篇

晉盜奔秦 左傳宣公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

邢遷如歸 左傳閔公二年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犀革 左傳莊公十二年宋萬弒閔公於蒙澤奔陳宋人請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

挾纊 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高祖亡蕭何 史記淮陰侯傳

漢兵敗績 史記項羽本紀

不知牝牡 王訓述鄒子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按史記漢書止有不窺閭句

一可張雀羅 漢書汲鄭傳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先是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

殷門外可張爵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

處道

晉書王沈傳沈字處道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殘本文句下原注云魏書鄧哀王傳曰容貌姿美有殊於衆故特見寵異裴松之曰一類之言而分以爲三亦敘屬之一病也此本出裴松之評王沈書語或亥意裴是注三國者遂改處道爲承祚并改注內魏書爲魏志而又脫大有殊於衆兩言使一類分三何無若文義全失矣今是正之

子昇

原注王劭齊志曰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與魏之書帳快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是支言魏書文苑傳溫子昇字鵬舉永熙中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有顏延之謝靈運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吐沈含任宋游道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

魏收代史

元魏初國號代

來獻百牢

魏書太武帝太平眞君十一年輿駕南伐劉義隆使獻百牢貴其方物按用左傳哀公七年夏公會吳於鄫吳來徵百牢詔故議之

朝會萬國

按魏書大宗神瑞二年春正月賜附國大渠帥朔歲

首者給賞金鐲有差而文乃言高齊事考齊書無元日會萬國明文當是臣僚賀表中語惜吳均齊錄不可得見也

諸葛挑戰

魏志注晉陽秋曰諸葛亮寇於郿據渭水南亮挑戰遺高祖巾幗欲以激怒冀獲當答之利史記項羽紀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咎自到

慕容沖

晉書載記苻堅滅燕慕容沖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戰國魏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得為王拂枕席

邢邵喪子

北齊書邢邵傳邵字子才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變之顏色貶損及卒痛悼過甚不再哭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戰國秦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子愛子也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與無子時同也奚憂焉

王琳得人心

北齊書王琳傳琳字子珩鎮壽陽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既及於難

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歔欷流涕覩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按李將軍廣事具史記

漢初立槥漢書高帝紀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槥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注應劭曰槥小棺也郭評史通作轉轉車軸也又考史記無此事嘗以云漢初立槥孟堅所書

魯始爲髽左傳襄公四年邾莒伐鄫臧紇救鄫敗於狐鮐國人從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杜注髽麻髮合結也喪多不能備因服檀弓鄭注去纚而紒曰髽纚黑繒紒音計按左傳合男女言檀弓以爲婦人弔也

作河橋晉書杜預傳預字元凱杜陵人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

男子笄魏書劉芳傳芳字伯文彭城人從徙通直常侍王肅之來奔也宴於華林肅語次曰古者婦人有笄男子則無喪服男子冠而婦人笄芳曰冠尊故奪其笄稱也非男子無笄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縰笄總男子有笄明矣肅以爲然時人號爲劉石經按伯文北史作伯支

易

盤以案 按裴之秦記崔之十六國書皆無攷晉載記苻堅討姚萇萇軍渴有死者俄而降雨萇營
三尺營外寸餘而已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何故降澤賊營 變恂為冠 北齊書万俟普
傳子洛字受洛干戰有功高祖親扶上馬洛干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按北史同邵志無考 翼犍
魏書昭帝紀昭成帝諱什翼犍 黑獺 周書文帝紀文帝字文氏諱泰字黑獺按二史皆不諱 字
娥名鄙 舊注厖降八凱中一人蒯聵衛莊公名剌祭傳亦有遁人蒯聵重耳晉文公名黑臀晉成
公名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曰黑臀 齊亓之犢
原注杜臺卿齊記載讖云首牛入西谷逆犢上齊亓 河邊之狗 原注王劭齊志載謠云雞雞頭
闡懸河中何子破爾範 姓復從別 通鑑釋例魏之犖臣出代北者皆復姓孝文遜洛改為單
姓史患其煩皆從後姓按北朝諸史亦非盡改其省以之文於魏書官氏志其列之 去万紐紹
于 周書于謹傳謹仕魏為驃騎開府周文數異之賜姓万紐于氏唐張須碑紐衛作万紐于球魏書官

氏志勿忸于氏後改爲于氏通志氏族畧勿忸于疑與万紐於同按勿忸無據疑魏志譌也又易万作萬北史儒林樊深暘姓存狄除厙舊作存扶除厚按官亦然則又傳寫之誤氏志無厚扶氏但有乞扶氏改爲扶氏則以除厚應爲除乞矣然乞之與厚聲形俱別不應譌傳乃爾再考本志有厙狄氏後改爲狄氏厙與厚狄與扶形俱相近或當是也又北齊臣加厙狄迴洛厙狄盛之屬多广頭去點尤與厚字頭同廣韻厙始夜切姓苑有之

知此則無疑於屈賈矣

品藻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比翼。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爲偶。奚必差肩接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閒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袁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爲斷。麄得其倫。亦有厥類衆夥。宜爲流別。而不

人表之謬尚不止此此偶拈出數條耳

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案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意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敘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爲等衰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請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夫寧人負我爲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寘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

此論最允鑿
節誦之二冊

庸下流而已哉又其敘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為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為下其述燕丹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舞陽居末斯並是非瞀亂善惡紛拏或珍瓴甋而賤璠璵或策駑駘而捨騏驥以茲為監欲誰欺乎又江充息夫躬讒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論其姦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敘之不列佞幸楊王孫祼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其穢歟若乃旁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謬其累實多案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

以爲罪過何耶

古冶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兇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者焉又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正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馳驅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錄夫回瑗可棄而揚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也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陽瓚効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歟而沈氏竟不別加標牓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珍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羣小

隋史列女傳首載蘭陵公主亦一大瑕子元未糾舉此篇但舉一例自可以律編義之[illegible][illegible]矣

混青都以恩幸為目。王頍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梟感並列。即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吉士為伍。凡斯纂錄。豈其類乎。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張邈。事列在方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察。而作者傳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夫能申藻鏡。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敘。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為不朽者矣。

商臣冒頓商臣楚成王太子王後欲立少子職商臣以宮甲圍王王縊遂自立見左傳文元年冒頓匈奴頭曼太子頭曼愛後閼氏子欲立之冒頓射殺頭曼自立事見史記匈奴傳拔此二逆連舉見宋明帝詔伊尹霍光漢書霍光傳光字子孟位大司馬大將軍昭帝崩亡嗣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田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即白太后詔歸賀昌邑立孝宣皇帝晉書景帝紀伊尹放太甲以甯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三科九等漢書古今人表敘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序先伯牛原注伯牛仲弓並在第二等曾參冉有並在第三等鄧侯原注鄧侯在第七等三甥原注三甥皆在第六等晉文臣佐原注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第四等士會在第五等燕丹賓客原注高漸離在第四等荊軻在第五等秦舞陽在第六等侯事詳史記刺客傳江充息夫躬舊注江充幸於武帝

造巫蠱殺太子息夫躬二者於哀帝上變告東平王雲造詐謀之策（按漢書二人與蒯通伍被同傳）

石顯（漢書佞幸傳）石顯少坐法腐刑元帝委以政事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

楊王孫（漢書楊王孫傳）楊王孫者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病且終令其子贏葬為布囊盛尸入地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秋胡妻（列女傳）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納之五日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不顧秋胡子遂去至家母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婦曰子束髮辭親五年乃還當馳驟疾至今乃悅路傍婦人而下子之裝是忘母也不孝好色淫佚不義去不忍見遂去投河而死

古冶（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饋之二桃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挈領而死

曹娥（後漢書列女傳）孝女曹娥上虞人父盱為巫祝五月五日於縣江泝

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旬有七日投江死縣長度尚為立碑(注)會稽典錄曰度尚弟子邯鄲淳作碑文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

識二五不知十(梁書劉峻傳)峻著辯命論曰言而非命有六蔽焉雁顏賦理哆鳴嘅噉形之異也曰切秀辰終縮鴻于歲年之孫也閒言如響智骨拔麥神之辨也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覽獨日出人是知二五而太識於十其做一也蓋用越世家語

陽瓚(宋書索虜傳)永初三年虜悉力攻滑臺以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

劉卜(原注)劉謂劉康祖卜謂卜天與(宋書劉康祖傳)太祖大舉北伐康祖軍出許洛會庫仁真相及於尉氏大戰一日一夜矢中頸死虜傳康祖首示彭城而如生(又元凶傳)元凶劭文帝長子元嘉三十年劭齋帥張超之手行弑逆劭進至合殿中閤太祖左細仗主卜天與攻劭於東堂見殺

紀僧珍(南齊書恩倖傳)紀僧真少隨蕭思話及其子惠開惠開罷益州不得志僧真事之愈謹惠開曰我子弟異才政是諱耳僧真憶其言乃請事太祖太祖頓新亭賊突入東

門僧真與左右拒戰賊退除南臺御史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穀真作珍誤諱謂道成也

王頍

隋書文學傳王頍字景文通經曉兵法有縱橫之志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諒潛有異志文帝崩舉兵反多頍計也楊素至蒿澤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於是自殺

梟感

隋書隋世皆以楊元感為梟感

楊諒

隋書庶人諒傳高祖幼子漢王諒字德章出為并州總管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有與闕號反王頍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宜長驅京都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及楊素襲蒿澤諒欲還師頍諫不從窮蹙降除名為民絕屬籍

龎萌

見載文篇

張邈

魏志張邈傳邈字孟卓太祖袁紹皆與邈友紹既為盟主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曰孟卓親友也邈毀太祖終為紹擊已心不自安太祖將陳宮等共謀拔說邈曰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遂以其衆迎呂布據濮陽二年自為其下所殺許曰昔光武謬於龐萌近魏祖亦敝於張邈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許郭

後漢書郭太傳太字林宗太原人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許劭字子將汝南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裴王

晉書裴秀傳秀從弟楷字叔則明悟有識量少與王戎齊名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又下戎字濬仲神彩秀徹裴楷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直書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況史之爲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法受惡。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

披沙二句出鍾嶸詩品

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墳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兹避禍幸獲兩全足以驗世途之多險知實錄之難遇耳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眞僞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案金行在歷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陸機虞預

各栖毫而靡遯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如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案於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與夫王沈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諭其高下也

董狐 左傳宣公二年晉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書崔弑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公以說於晉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述漢非 後漢書蔡邕傳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謗書流於後世章懷注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為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也

韋昭仗正 見本紀篇

崔浩犯諱 魏書崔浩傳浩字伯淵清河人博覽經史元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爵東郡公拜太常卿神䴥二年詔撰國書北史本傳著作令史閔湛郗標詔事浩請立石銘載閣史以彰直筆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忿毒構浩於帝帝怒誅浩

張儼嘿記 張儼見載文篇隋書經籍志嘿記三卷吳大鴻臚張儼撰

遼東本 晉書孫盛傳盛撰晉陽秋詞直而理正桓溫見

之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此史行關君門戶事謝子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大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州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行

金行見斷限篇

見屈武侯蜀志諸葛亮傳亮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其年卒於軍松之注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儀結陣而去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取傷成濟魏志高貴鄉公紀注漢晉春秋曰帝召王經等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當自出討之經曰宿衛空闕兵甲寡弱禍殆不測帝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決矣賈充逆戰帝自用劍太子舍人成濟問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爲今日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又魏氏春秋曰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出討

抽戈犯蹕按抽戈犯蹕乃干寶晉紀語非出習書此句上疑脫干令升亦斥以六字

董統燕史本書正史篇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三十卷按是書隋唐二志皆不載緣其後范亨等合諸燕史并成

一書而董書遂逸也
范亨書二志載之

此亦臣子之大蔽

曲筆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疎既辨。等差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兹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爲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已讎。若王沈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

此亦近情近理之言

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已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名爲豪傑安有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自東觀或明皇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

此論亦持平

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羣烏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恆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遠乎近古無聞至公國自稱爲我長家相謂爲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鄴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緗素難爲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邪夫史之曲筆誣書不過一二語其罪負爲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以倉

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爲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歎旣無德不報故虛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爲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甚乎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秉袁粲周

秦人事見羊衒之洛陽伽藍記蜀老事見晉書毛修之傳溤氏以爲無考非也

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

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虞預相凌 晉書王隱傳大興初令隱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盜寫之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隱竟以諱免歸

休文釋紛 南史裴子野傳子野曾祖松之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畧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戮譙南太守沈僕以其不從義師故也沈讙徒跣謝之請丙釋焉

王沈濫述 晉書王沈傳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沈告之沈馳白帝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非援沈所撰魏書已逸述甄事無考郭評沈不忠於魏故甄后之貶濫述其事彰曹醜也

陸機虛張 陸機有晉三祖紀見本紀

篇按晉書宣帝紀魏太和五年攻青龍二年懿凡兩拒蜀丞相亮**受金借米**班生受金陳壽求米見史官建置篇困學紀聞受金事未詳予考陳壽傳有謂丁廙子覓千斛米丁不與竟不立傳之說但有或云二字或之者疑之也恐亦未可盡信**伯升之怨**後漢書齊武王演傳演字伯升光武長兄也王莽篡漢兵革並起伯升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聖公即位拜伯升大司徒及伯升拔宛光武破王尋王邑兄弟威名益盛更始君臣謀誅伯升害之**明皇所定**後漢書東平王蒼傳顯宗永平十五年行幸東平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按顯宗明帝廟號

馬后依刊後漢書皇后紀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肅宗即位尊之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視后宮之家**蜀無史職**蜀志後主傳評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黃氣見秭歸**蜀志先主傳章武二年先主軍秭歸於猇亭駐營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羣烏墮江水**蜀志後主

傳注漢晉春秋曰江陽有烏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有景星出 蜀志後主傳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

無宰相氣 蜀志費禕傳延熙十四年夏成都望氣者曰都邑無宰相氣

父辱受髠 晉書陳壽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

李稱實錄 見浮詞篇原注

公輔大名 北史李百藥傳父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卿識度必至公輔吾以此字卿王訓故左傳云魏大名也故云按大名句見左傳閔公元年

元歎 吳志顧雍傳雍字元歎蔡伯喈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注江表傳曰伯喈謂曰卿必成名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也又吳錄曰言為伯喈所歎故以為字焉

惡直醜正 語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忿惱主人 家語觀周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亦見左傳成公十五年

道承耿紀 蜀志先主同曹公還許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詔當誅曹公先主遂與承等同謀魏武帝紀備

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聚兵屯沛五年承等謀洩伏誅按耿紀攻許燒營見因習篇又魏武帝紀注三輔決錄曰紀字季行爲丞相掾又獻帝春秋曰收紀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爲羣兒所誤耳

諸葛毌丘諸葛誕見因習篇晉書景帝紀正元二年魏鎮東大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爲壇盟於西門之外帥衆六萬渡淮而西帝征之儉聞欽敗宵遁安風津都尉追斬之魏志誕儉傳誕字公休儉字仲恭儉都督揚州反敗見夷滅誕不自安朝廷微知徵誕爲司空誕愈恐遂反按王應麟曰儉誕等千載有生氣矣故鄭漁仲有晉史黨晉之言

劉秉袁粲宋書袁粲傳粲字景倩與齊王劉秉年決萬機順帝即位詔移石頭時齊王功高天命有歸粲密有異圖劉秉宋代宗室與粲相結謀克日矯太后令使攻齊王事洩齊王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僧靜挺身暗往粲子最覺有異入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斬之父子俱殞其後並誅秉秉事在宗室傳

王謙尉迥見因習篇

鑒識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恆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況史傳為文。淵浩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恥。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

此自遷書之襍然要所論乃指其大段文體言非摘一二事也

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太官。誠智士之明鑒也。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旣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遞聞得失。而太抵同風。可爲連類。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出。宣尼旣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軏思商榷漢史。雅重班才。惟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飄編高后。案宏非劉氏。而竊

此亦正論
孔氏卓卓信
含異氣亦文
帝語註失引

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爲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厲亡流彘厤紀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家晉史其略云法盛中興荒莊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敘事也當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雕章縟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

唐人皆不知古文孔傳之僞故子元亦云爾蓋考據之學古疎今密亦如是麻然

也。而書之爲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旣而梅氏寫獻。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若乃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値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元之不逢平子。逝將烟燼火滅。泥沈雨絕。安有殁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三王獲申　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注說見魯連子

五霸見詆　漢書董仲舒傳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

力而後仁誼也

左氏不列學官

隋書經籍志左氏漢初出張蒼家本無傳者文帝時賈誼爲訓詁其後劉歆欲立於學諸儒莫應建武中韓歆陳元請之乃以李封爲左氏博士封卒遂罷至晉時杜預爲集解盛行而公羊穀梁浸微

膏肓墨守

後漢書儒林傳何休字邵公任城人也太傅陳蕃辟之以參政事作公羊解詁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元傳元隱修經業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賣餅太官

魏略嚴翰善公羊春秋時鍾繇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厨公羊爲賣餅家數與翰會辨析長短

王充著書

原注王充謂彪文義淺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爲甲以太史公爲乙也後漢書王充傳充字仲任師事班彪著論衡八十五篇注袁山松曰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秘玩以爲談助

張輔持論

原注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稱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爲勝余以爲史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遷必矣晉書張輔傳輔字世偉御史中丞論班固司馬遷

云云褚先生補史記裴注漢書音義曰十篇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後亡景紀武紀漢興將相
年表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靳蒯列傳元成之閒褚先生補闕日者龜策言辭鄙陋非遷本意
劉軌思北齊書儒林傳劉軌思說詩甚精故其鄉曲多爲詩者仕齊國子博士按傳不載論史之
文野雞史記封禪書野雞夜雊注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世家有傳
按句必有談常云各有世家劉祥南齊書劉祥傳祥字顯徵性韻剛疏宋世解褐撰宋書譏斥禪
代上銜而不問後徙廣州按後周亦有劉祥字休徵以字行劉璠子也繕定梁興與此無涉郭本誤引王
本刊正徐廣見六家徐貢注文舉後漢書孔融傳融字文舉魯國人爲北海相公幹
魏志王粲傳東平劉楨字公幹魏文帝典論今之文人魯國孔文舉氣體高妙理不勝辭又云文本同而
末異文與吳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子雲漢書揚雄傳雄字子雲蜀郡人好深沈之思先是蜀
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雄常擬之以爲式長卿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字長卿奏賦天子大悅

飄飄有淩雲氣游天地之間

梅氏寫獻隋書經籍志孔安國以古文開其篇第成五十八篇晉世秘府所存永嘉之亂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多二十八篇於是始列國學

杜侯訓釋杜預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已見前按本傳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麻備成一家之學

老莊遺值漢書揚雄傳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為過於五經自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晉書嵇阮傳嵇康好老莊著養生論阮籍著達莊論按漢初言黃老者先有膠西蓋公晉世元風尤甚起於何王流於向郭而史迺第舉文景嵇阮為言約辭也

太元逢平子張衡與崔子玉書乃者拔讀太元經知子雲極陰陽之數心典與五經擬元四百歲其興乎按平子張衡字

探賾

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爲謬也不亦甚乎隋内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爲格言案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爲國好奢忍害賢良疎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爲

定邪正明順逆即以聲奸衆所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道豈論非無形子元之言迺以爲僭氏言辭本非正論習氏吹之以誡當時故有此辨

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僞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疎魏而親蜀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耶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爲僞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玆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爲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冏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其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以權濟物議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

乎求之人情理不當爾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案於時中原之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爲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僞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羣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耶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

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為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紓魏羞且東晉之書宋齊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偽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唯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為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賾或妄加向背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詿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為口實唯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李穊陳壽隋書李德林傳論齊書起元事其中云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為漢賊甯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

賊后逼主後漢書伏后紀自帝都許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姻操入見帝不任其憤曰幸垂恩相捨操失色後乃逼帝廢后以尚書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

鑿齒當桓執政晉書習鑿齒傳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之於三國之時以魏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興後其詳已見論贊篇但此皆今晉書所有今子元以為足道然語而雜說篇又有新有不取皆于孫檀之說則亦非盡不刊也

瞻烏後漢書郭太傳陳蕃竇武為閹人所害哭於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

逐鹿史記淮陰侯傳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

豪士賦晉書陸機傳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

女史箴見載文篇

崔鴻十六家魏書崔鴻傳鴻字彥鸞考昌初給事

黃門侍郎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劉石僭竊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又詳正史備

崔氏祖宦

按崔鴻傳首云伯父光名孝伯字長仁東淸河人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劉義隆爲樂陵太守父靈延劉駿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觀此鴻之世仕江左因有明文而史通云委質慕容傳無其語意祖嚮從渡時名在仕籍傳或闕書何若也崔氏淸河世望故在諸燕境中子元之言必非無徵

模擬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

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旦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頒厤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

入微之論

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為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元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為匹夫栖皇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蓋左氏為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

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於車。如于寶晉紀敘愍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江湛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

此真巧於奪胎

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有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摸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

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眞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譙周古史考 蜀志譙周傳周字允南位亞九列不與政事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

周王之月 原注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爲解釋也按杜注云言周以別夏殷也誤解始此愚嘗論之春秋繫正於王者別魯於天子非別周於夏令也是侯國之史法也史通先得我心

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左傳桓公十八年

江湛 南史江夷傳夷子湛字徽深領傳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無兼衣餘食魏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魏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並謂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怨曰詎宜苟執異議聲色是屬坐散俱出劭使班劍排排之殆於傾倒及劭之入弒湛直上省懷窓受害意色不撓按宋書徽深作徽淵魏太武作索虜

徐湛

按江湛傳及徐湛之傳俱無同受排仆之交二字疑衍

上軍下軍爭舟

見左傳宣公十二年亂以刃斷指亂字上恐脫擾字

掬血滿袖

北齊書帝紀尒朱兆等十同會鄴城洹水而軍武乃於韓陵爲圓陣合戰大敗之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岡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

葉公好龍

莊子逸篇子張見魯哀公不禮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屋室雕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

書事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

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
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例何莫由斯但自古作者鮮能
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
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又傅元之
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
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畧事實此其所失也
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疣夫雖自
卜者審而自見爲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
拙上智猶其若此而況庸庸者哉抑又聞之怪力亂神

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啓龍漦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圯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槃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

兩條皆切中史病

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辯嗤鄙異聞雖爲有識所譏頗爲無知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痂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爲雅言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頤聞之者爲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爲煩榷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皇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麕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

闕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瑞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眞僞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臣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愼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恆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若乃百職遷除千官黜免

卽春秋非卿不書之義

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以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爲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者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而乃敘其名位一二無遺此實家牒非關國史其煩

四也。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紀闕其文。傳亡其事者。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五羖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檮杌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目詳。疏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傅元貶班（晉書傅元傳元字休奕御史中丞遷大僕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

爲區例名爲傳子爲內外中篇

吞燕卵 鄭康成商頌譜有娀氏之女名簡狄吞鳦卵而生契殷本紀簡狄爲帝嚳次妃爾雅釋鳥燕燕鳦

啓龍漦 外傳鄭語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貞之哀褒神化爲三龍王請其漦藏之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發之漦流於庭童妾遭之而孕育而棄之檿弧服者取之以逸於褒是爲褒后周末紀亦載之

厲壞門 左傳成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鬼謀社 左傳哀公七年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旦而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說之因訪政事有寵使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八年宋滅曹

江使返璧 見書志篇

圯橋授書 事在史記留侯世家裴注徐廣曰圯橋也圯音怡李奇云上下邳人謂橋爲圯按圯橋二字連用似誤然其後雜記中有墟江日橋爲圯之文知其非失考也特隨俗通用耳

王喬左慈 見採撰篇 **廩君** 後漢書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未有君長乃共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廩君死魄魂世爲白虎 **槃瓠** 見斷限篇 **語林** **笑林** 隋書經籍志語林十卷晉裴啓撰笑林三卷漢邯鄲淳撰 **世說** **俗說** 世說即臨川所撰見六家隋書經籍志俗說三卷沈約撰 **驅蠅** 魏志梁習傳注魏略云王思性急常執筆什書蠅集筆端嘔去復來思恚怒自起聯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 **持螯** 晉書畢卓傳卓字茂世嘗謂入曰得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嗜痂** 宋書劉穆之傳穆之之孫邕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瘡痂落狀上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 **傷賢** 南史朱齡石傳齡石字伯兒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卧聽事剪紙方寸帖著舅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懼

石終不敢動身頭有大瘤齡石何眠密割之即死拔傷贅朋割樁也別 **嘉禾** 書序唐叔得禾異畝

同穎獻之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秦得若雉**

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也常以夜則若雄雉其聲殷云野雞夜鳴以

一牢祠號曰陳寶按維前漢書郊祀志作維雉 **狩獲如麐**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孰

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

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呼韓入侍** 漢書宣帝紀甘

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呼韓邪單于稽侯𤹲來朝贊謁稱藩

臣而不名上自甘泉宿池陽諸蠻夷君長來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 **肅慎來庭** 史記孔子

世家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晉書文帝紀肅慎來獻楛矢貂皮等天子命

歸於大將軍府發魏志陳留王紀景元三年肅慎遣使重譯入貢卿其事久行其武帝紀破畝十年斬慎

來獻楛矢石砮異乎春秋之義原注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項籍世爲楚將史記項羽本紀石建廉謹相承史記萬石君傳

八元才子見後篇元凱注五羖大夫史記商君列傳

此論最正

人物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稱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裴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禕陰受君命。戕賊零陵。乃守道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鉏麑義烈。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

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奬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唯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卽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羣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暴揚其罪不足以懲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爲錄不其穢乎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

篇也。若漢傳之有傅寬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憲。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羣。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爲少。書之唯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爲列傳。不亦煩乎。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愼之哉。

秦嘉妻徐（王臺新詠秦嘉贈婦詩序云嘉爲上郡掾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淑答詩略云妾身兮不令感疾兮來歸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夢想兮容輝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換交頸邈淑復嘉書云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有誰榮之歎素琴明鑑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寶釵不列剛則錄淑書卧流涕嫂問之日適見嘉自說往津亭鄉病亡一客賚

謂最曰巾嘗羽鄴家大驚書至事如夢

董祀妻蔡

後漢書列女傳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興平中天下喪亂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

張禕

晉書忠義傳張禕吳郡人少有操行恭帝踐祚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甕付禕密令鴆帝禕既受命歎曰鴆君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骸宋書則於其子暢傳見之易代之史懺自應衛可無闕如之議

鉏麑

左傳宣公二年

鮑照

宋書臨川王傳義慶爲宗室之表招聚文學之士東海鮑照等引爲佐使照字明遠文辭贍逸爲河清頌序甚工世祖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獨唐人避武后諱曌多作鮑昭

三叛

左傳昭公三十一年齊豹爲衛司寇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其善志也

傅靳

漢書樊酈夏侯

邀傳斯周同傳按傳斯恐當作傳周蕭　　蜀志許
上人中敘功惟傳寬周繼中最少也　許慈慈傳慈
字仁篤久有胡潛字公興植為博士典掌舊文史用
克伐書循行無不相通借時訪楚撰其於已猶彼至
於虞工進宋書庾正進傳述累戰有功封望祭縣男
此　　　除宋纂令書史臣曰諸將起自豎夫心一
乎生百死而不顧　王憲魏書王憲傳憲字顯則北海
遂饗封侯之報　　　劇人歸誠太祖見之曰此王
猛孫也厚禮待之進爵劇縣侯
卒年八十九按北史憲作嶷

論甚嚴正自唐以後以纏體例史者益繼岡用宋人之力亦行子元明清之力亦自不少

覈才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峻。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觀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案伯喈於朔方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孝標持論談理。誠爲絕倫。而自敘一篇。過爲煩碎。山栖一志。直論文章。諒難以偶迹遷固。比肩

此亦公論皆書是其顯證矣

付古二言分明是兩橛析儷體可爲史用此東坡之二經散文亦自云未冷此學非當家所作可文亦

陳范者也孝穆在齊有志梁史及還江左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眞將軍幸而量力不爲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迍邅不遇觀其銳情自敘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旨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者乎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爲式也羅含

大略可惜前前盟謂在集中作大題一論已大乖史體矣

謝客宛爲謌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溫子昇尤工複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沈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駁一至於斯而況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爲能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

併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也昔傳元有云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所歎豈獨當今者哉

晉令（隋書經籍志晉令四十卷晉書職官志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侏儒一節

（吳志潘濬傳注武陵部從事樊伷叛外白差萬人往討濬曰五千兵足可擒伷伷實無才昔嘗爲州人設

餒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係儒覲一節之驗也

朔方上書　後漢書蔡邕傳邕字伯喈拜郎中校書東觀對災咎譏刺寵臣下獄減死徙朔方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注自陳曰臣自在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光武以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故太傅胡廣略以所有舊事與臣臣欲删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分別首目并書章左唯陛下留神

自敘山栖　劉峻見補注篇又梁書文學傳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棲志其文甚美又嘗爲自序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駮

孝穆在齊　陳書徐陵傳陵字孝穆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會齊受禪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還及齊送貞陽侯爲梁嗣乃遣陵隨還陳天嘉年領大著作攷在齊行志梁史之語本傳本集皆不見

光伯自敘　隋書儒林傳劉炫字光伯納言楊達舉炫博學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歸河間於時遂賊蓬起致授不行乃自爲贊曰通人自敘風徽余啟御均先遠徒以日迫桑榆門徒雨散殆及餘喘薄言胸臆云云

兩

都　兩都賦班固撰見載文篇

八詠　八詠沈約撰隱侯本集一登臺望秋月二會圃臨春風三歲暮慜衰草四霜來悲落桐五夕行聞夜鶴六晨征聽曉鴻七解珮去朝市八被褐守山東蘇詩王注沈約爲東陽太守作八詠寫於樓上

羅含　晉書文苑傳羅含字君章嘗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自此藻思日新太守謝尚稱曰湘中琳瑯於城西小洲上立茅屋布衣蔬食晏如也徵正員郎轉廷尉致仕門施行馬

謝客　南史庾肩吾傳簡文書曰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謝宏微傳客兒靈運小字異苑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於錢唐杜明師養之十五方還故曰客兒

蕭繹　蕭繹即梁元帝梁書本紀初封湘東王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爲布衣之交著作多行於世

江淹　梁書江淹傳淹字文通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謂之才盡所著述百餘篇并齊史十志

溫子昇　見敘事篇

盧思道　北史盧元傳元之孫思道才學兼著齊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周平齊追赴長安終散騎侍郎參內史事集三十卷

江總　陳書江總傳總字總持家

傳驕其晝夜尋讀文傷於淫豔後主之世總當權宰日與文遊後庭共陳暄孔範等十餘人謂之狎客

庾信 北史文苑傳庾信字子山父肩吾為梁中庶子徐摛為右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恩莫與比隆文並綺豔世號徐庾體焉元帝嗣位聘於西魏屬大軍南伐遂留長安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踳駁 莊子末篇惠施多方其道踳駁按疵外也本訓色雜或作駱駁

沮誦失路 升菴外集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世知有倉頡不知有沮誦按沮誦失路借言古籍不行也又詳史官篇

靈均當軸 按史記屈賈傳但言屈原名平不言別有名字所謂正則靈均並離騷自寓靈均當軸借言以詞人當史局也

傅元有言 傅元見書事篇其言即所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中語也作傳穀者非是

陳宗 後漢書班固傳顯宗召固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共成世祖本紀困學紀聞論衡云陳平仲紀光武功德炳可觀見末詳平仲何人按閻徵君若璩據班固傳推知是陳宗字

尹敏 袁宏後漢紀南陽人尹敏字幼季才學深通上言讖書多

近語俗辭上非之官北長陵令與班彪善

杜撫

馬嚴 後漢書馬援傳援兄子嚴字威卿明德皇后既立嚴慮致議嫌徙北地皇后敕使移居洛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閒雅詔留仁壽闥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

劉珍 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永初中鄧太后詔珍與劉騊駼馬融校定東觀百家又詔與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

朱穆 後漢書朱暉傳暉子穆字公叔拜尚書所著論奏二十篇及卒蔡邕與門人共述其禮行諡爲文忠先生按傳中不及朱穆續史事

盧植 後漢書盧植傳植字子幹拜議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補續漢紀

楊彪 後漢書楊震傳震曾孫彪字文先熹平中公車徵拜議郎注華嶠書目與曰磾植邕等著作東觀

序傳

蓋作者自敍。其流出於中古乎。案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敍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敍爲傳。然其所敍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放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楊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敍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然自敍之爲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爲實錄。而相如自序。乃記其客遊臨卭。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爲

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歷觀揚雄已降其自序也始以誇尚為宗至魏文帝傅元陶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喜稱閥閱其華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騂角挺生

特託處以辯
百家譜牒有

漢色者多矣故余謂姓氏書皆可焚也

眞律疑是假律之訛[illegible]予[illegible]爲殷人所以聲近而譌眞[illegible]近而爲[illegible]存以俟考

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爲曹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內馬祉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炯之言有異斯皆不因眞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胄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故失之彌遠者矣蓋諂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爲敘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離騷陳氏族 屈平離騷經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相如自敘爲傳 漢書司馬相如傳無自敘明文證之後史知其言固有本隋書劉炫傳自爲贊曰通儒司馬相如揚子雲馬

季卿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云云蓋子元之前古人已言之矣

竊妻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遊梁歸臨卬令王吉為具召之時卓王孫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遂與馳歸成都

論衡自紀

論衡自紀篇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國因家焉以農桑為業世祖勇任氣怨讎衆多祖父汎擔載就安錢唐縣生子二蒙誦誦即充父與豪家丁伯等結怨徙處上虞

學子名母

戰國魏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母曰名我何也其子曰堯舜名天地名母賢不過堯舜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母曰子於學盡行之乎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

三千之罪

孝經五刑篇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揚雄自敘

漢書揚雄傳注晉灼曰許大夫無揚侯師古曰雄之自敘譜牒稱揚侯蓋疎謬也據此可見雄傳皆自敘之文其說必有所受也

魏文帝

典論自序歷述平董卓既張繡及論射擊劍彈碁之事皆著於篇

傳元

元字休奕見書事篇作傅子三篇其自敘未見

陶梅

當作梅陶世說

方正生梅頤弟陶字叔眞王敦咨議參軍晉書祖逖兄納同傳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曰善褒惡貶佳法也王隱在坐曰尚書三載考績何得月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按陶生許劭之鄉好議論自敍之作或是其人

葛洪

抱朴子自敍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裴或曰玉屑盈車不如全璧答曰泝眞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荆山者拾玉而存石余猶摘孔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矣其自序世系晉書本傳畧採之

儀父振鐸

大戴帝繫篇顓頊元孫陸終娶鬼方氏產六子其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氏也通志氏族畧武王封安之苗裔邾挾爲附庸下至儀父始見於經按邾儀父乃曹之後非曹之先也劉言稽借史記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既克殷紂封振鐸於曹

始均李陵

魏書序紀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命爲田祖爰歷二代始均之裔不交南夏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立威振北方宋書索虜傳索頭虜姓托跋其先李陵後也按舊本始均作淳維淳維是匈奴遠祖與拓跋無涉拓通作托託

河內馬祖

按史記大史公

自序及晉書帝紀同以漢初河內司馬卬爲祖史通謂彪說不同是司馬彪以九州春秋敘姓別有所祖也侯考

吳興沈先

沈約宋書自序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後以國爲氏漢有曰戎字威卿者光武封爲海昏侯辭不受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世家焉順帝分會稽爲吳郡靈帝分烏程爲永安吳孫皓分吳郡爲吳興郡晉平吳改永安爲武康史臣七世祖延始居縣東博陸里餘烏村[illegible]南史沈約傳亦云吳興武康人史通云約言有異未詳所本

真律寧楹

未詳

胃纂伯偁

漢書揚雄傳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

家傳熊繹

漢書敘傳班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虎乳之楚人謂虎爲班因氏焉按熊繹楚先君也

敬他

孝經聖治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此等譏致持論平允予元駁得此圓通之論

甚字舊作非字是

通人之論

煩省

昔荀卿有云。遠略近詳。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為辨者久矣。及干令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甚。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滅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余以為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猶古今不同。勢使之

昭襄二字倒書

然也輒求其本意畧而論之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而稱曾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界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以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此並明隱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爲簡約者哉及漢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闕廷輶軒之使月馳於郡國作者居府於

推闡分明

京兆。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代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爲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蜀中。巴梁語詳於二國。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滅於

大邦也夫論史之煩省者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丘明為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耶且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谷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耶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羲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為大聖行事若一其

簡繁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句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元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為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後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同後來於往世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疏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蕭之所記事倍於孫習華謝之所編語煩於班馬不亦謬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

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年淺近者撰錄多備（原注杜預釋例云支公已上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畧同而已數加倍此亦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是則傳者注書已先覺之矣）令昇（干寶字見二體篇）世偉（張輔字見鑒識篇）介葛（左傳僖公二十九年）

天壓（左傳昭公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私而宿焉適齊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吾子長矣見之則所夢號之曰牛曰唯遂使為豎有寵牛亂其室）拔旆（左傳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晉師奔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棄甲（見言語篇）乞漿桁父（郭注上微行嘗夜至柏谷舍於逆旅因從乞漿翁曰無漿正有溺耳且疑上為姦淫從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翁不聽嫗飲翁酒縛之乃殺雞為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按漢武

故巾**獻計天山**漢書高帝紀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注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閼氏云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地非能有也於是開一角得出鄭氏其計鄙陋故秘**長沙戲舞**漢書景十三王傳長沙定王發母微故王卑濕貧國注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楊僕移關**漢書孝武紀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宏農縣注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於是徙關三百里**城濮鄢陵**城濮事在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鄢陵事在成公十六年所謂春秋晉楚三大戰之二也**有窮少康**左傳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而淫於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又哀公元年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歸有仍生

少康焉澆求之弃有虞虞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能布其德以收夏衆使女艾諜澆復禹之績祀夏配天

王莽光武 二漢終始傳紀載之凡數卷

桓元宋祖 晉書之叛臣及諸葛長民何無忌等傳宋書之武帝紀及劉道規等傳並載其事亦數卷

係秦開蜀 戰國秦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起兵伐蜀遂定蜀史記畧同

鄧艾鍾會 魏志鄧艾字士載鍾會字士季太傅繇少子也司馬文王以蜀將姜維屢擾邊陲大衆圖蜀景元四年秋下詔使鄧艾統諸軍三萬餘人趣甘松沓中綴維會統十萬衆分從斜谷駱口入移檄劉將吏士民云云[illegible]魏志蜀志及晉書文帝紀其事耳

載夾截
不一刪

此爲詳核而精審

雜述

在昔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即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爲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榷而爲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紀。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畧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

春秋。樂資山陽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最梁昭後畧。此之謂偏紀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宏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爲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卮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汝潁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

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圖稱陳留耆舊周斐汝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爲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采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爲炭造化爲工流形賦象於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

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宏之荆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恆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抵偏紀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爲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爲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逸事者○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爲益實多○及妄者爲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眞僞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

愚俗此其爲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
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爲舌端談話者將爲口實及敝者
爲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笫莫
不升之紀錄用爲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
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
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昞之該博而能
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
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
其錄猶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別傳者不出
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

惟神仙之道三句近鄙

志譜之弊自古已然

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鬼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謬者爲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其義無取地里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闞駰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爲樂土家自以爲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爲故實鄙哉都邑簿者如宮闕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爲之

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恃此為能。遂使學者觀之。瞀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糅。善惡相兼。既難為覶縷。故粗陳梗槩。且同自鄶無足譏焉。又案子之將史。本為二說。然如呂氏。淮南。元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敘事為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語曰。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蕪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

王屑滿篋王
充論衡之文

屑滿篋○良有旨哉○然則蒭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神農本草

宋艾晟本草序神農舊經止於三卷藥數百種梁陶隱居因而倍之唐書于志寧傳帝問本草別錄對曰班固惟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竄記其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附經為說故宏景合而錄之

夏禹山經

胡渭禹貢錐指山海

經十三篇劉歆以爲出於唐虞之際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然其間可疑甚多顏之推曰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諸質後人所羼也尤袤曰此先秦之書非禹伯翳作二說允當

世本辨姓漢書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系諡名號楚漢春秋見六家篇山陽載記隋書經籍志山陽載記十卷樂資撰按山陽公謂漢獻帝禪綫除封晉安帝紀宋書王韶之傳韶之字休泰私撰晉安帝陽秋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按晉安帝紀即陽秋也舊作安陸誤〔又〕按北史有王韶乃隋之武臣此以屬對省之字耳梁昭後畧隋書經籍志梁後畧十卷姚最撰按隋志無昭字新舊唐志並有竹林名士隋書經籍志竹林七賢論二卷晉太子中庶子戴逵撰按唐志亦作七賢論漢末英雄隋書經籍志漢末英雄記王粲撰殘缺蕭世誠懷舊志隋書經籍志懷舊志九卷元帝撰按世誠元帝字也諱繹見覈才篇盧子行知己傳隋書經籍志知己傳一卷盧思

道撰按子行思道字也汲冢紀年（按紀年見六家皆簡編科斗文字郡齋讀書志云所得凡八千五百一十四字詔和嶠等以隸字寫之）西京雜記（新舊唐書藝文志西京雜記二卷葛洪撰按因學紀聞謂是吳均及蕭賁依托）瑣語（隋書經籍志瑣語一卷梁金紫光祿大夫顧協撰）拾遺（隋書經籍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語林（見書事篇）語錄（通志宋齊語錄十卷孔思尚撰）談藪（直齋書錄解題談藪北齊秘書省正字北平陽玠松撰事綜南北八朝隋開皇中所述）陳留耆舊（隋書經籍志陳留耆舊傳二卷漢議郎圈稱撰）汝南先賢（隋書經籍志汝南先賢傳五卷魏周斐撰按舊唐志作斐）益都耆舊（隋書經籍志益都耆舊傳十四卷陳壽撰）會稽典錄（隋書經籍志會稽典錄二十四卷虞預撰）揚雄家諜（見序傳篇）殷敬世傳（唐書藝文志殷氏家傳三卷殷敬撰）孫氏譜記（唐書藝文志孫氏譜記十五卷無撰人名）陸宗系脈（唐書藝文志吳郡陸氏宗系譜陸景獻撰）劉向列女（曾鞏列女

傳序劉向所序凡八篇隋志及崇文總目皆稱十五篇嘉祐中蘇頌定其書復爲八篇

梁鴻逸民 後漢書梁鴻傳仰慕前世高士爲因皓以下二十四人作頌按鴻所撰則此別無逸民傳

趙采忠臣 按隋唐志忠臣傳但有梁元帝撰卷采無考

徐廣孝子 新舊唐書藝文志孝子傳三卷徐廣撰

志怪 隋書經籍志志怪二卷祖台之撰新舊唐志作四卷晉書徐台之傳台之字元辰官侍中光祿大夫

搜神 隋書經籍志搜神記十卷干寶撰

幽明 隋書經籍志幽明錄二十卷劉義慶撰

異苑 隋書經籍志異苑十卷宋給事劉敬叔撰

荊州記 隋書經籍志荊州記宋臨川王侍郎盛宏之撰

華陽國志 見補注篇

三秦 按三秦記後漢書李膺傳章懷注引之以證登龍門語其書宜未亡而史志皆闕卷帙無考

湘中 文獻通考經籍湘中山水記三卷晉耒陽羅含君章撰范陽盧採注其書頗及隋唐以後事則後人附益也

關中 隋書經籍志關中記一卷潘岳撰按宋中興書目云葛洪撰

洛陽 隋書經籍志洛陽記一卷陸機撰

三輔黃

圖漢人撰

建康宮殿無考

洞冥漢郭憲洞冥記序武帝明俊特達之士東方朔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使冥迹之奧昭然顯著今藉舊史不載者撰洞冥記四卷按子橫憲字也

王子年拾遺梁蕭綺拾遺記序拾遺記者晉隴西王嘉字子年撰背發缺文起羲炎事記西晉辭趣過誕推理陳迹蓋絕世而宏博矣

劉昞撰燉煌實錄二十卷涼書十卷三史畧記八十四卷詳論贊篇

朱續按隋志地理書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並多零失見存四十二家又任昉考其所列見存書皆無朱續撰九州書名貴在零失中郡

闞駰北史闞駰傳燉煌人字元陰樂安王丕引為從事中郎撰十州志唐書藝文志十州志十卷

自唐以後此
例不能改矣
在領局者謂

辨職

夫設官分職佇績課能欲使上無虛授下無虛受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爲眞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眞斯乃特爲難遇者矣史之爲務厥途有三焉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爲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復何爲者哉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案晉起居注載康帝詔盛稱

剴得宜任用待造猶可救弊之大半也

語譯甚嚴苦尚未詳雅勝於後福之時驗

著述任重理藉親賢遂以武陵王領祕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諸稱職無聞焉爾既而齊撰禮書和士開總知唐修本草徐世績監統夫使辟陽長信指撝馬鄭之前周勃張飛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怪矣大抵監史為難斯乃尤之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馬遷精懃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羣才使夫載言記事藉為模楷搦管操觚歸其儀的斯則可矣但今之從政則不然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省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由斯而

言彼史曹者。崇扃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發揮。可以藏思。綠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餐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禮。悋彼典刑者乎。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草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儁。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廨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

真將軍(史記絳侯世家亞夫軍細柳上自勞軍先驅至不得入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壁門士吏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按轡徐行成禮而去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也

史佚(佚書作逸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告孔傳王爲冊書使史逸告伯禽封命之書

倚相(左傳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外傳楚語王孫圉曰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

晉起居注(隋書經籍志自晉泰始起至晉元熙凡二十部又晉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宋北徐州主簿劉道會撰

武陵王(晉書元四王傳武陵王晞字道叔康帝建元初領秘書監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爲桓溫所忌

河獻淮南(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孝景皇帝子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之儒多從之遊(又淮南厲王傳淮南王安好書作內外書及中篇

麝青土開總知(北齊書恩倖傳和士開鄉悟捷疾俱亂性好握槊上開辭此戲因此親狎世祖踐祚加開府後主深委仗之又

先得幸於胡太后封淮陽王又魏收傳後主即位收掌詔誥除尙書右僕射總議監修五禮事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

李世勣監統

舊唐書李勣傳勣曹州人本姓徐名世勣以犯太宗諱單名勣高賜姓李氏封英國公又呂才傳右監門長史蘇敬言陶宏景本草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并圖合成五十四卷

辟陽長信

荀悅漢紀從辟陽侯審食其爲右丞相初呂后獲於楚食其以舍人侍得幸及爲丞相不典治監宮中事通鑑秦紀文信侯以舍人嫪毐爲宦者進太后太后幸之封毐長信侯

周勃張飛

史記絳侯世家絳侯周勃者沛人也爲材官引彊高祖初起勃以中涓從攻戰木彊不好文學惠帝時以列侯爲太尉蜀志張飛傳飛字益德涿人也先主長傚之走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敵無敢近者所過戰克封西鄉侯諡桓侯挍益德華陽國志作翼德

桐雷

傳注荒史黃帝主醫藥之臣有岐伯雷公俞跗巫彭桐君凡五人岐伯雷公作內經桐君能處方監

應仲遠

應劭字仲遠見

自敘篇

史曹地處禁中

晉唐書職官志歷代史官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始移史局於禁中在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遂成故事及大明宮成置於門下省南館門東西有叢樹成七十四根至開元二十五年又移中書省北以舊尚藥局充館地

語云雖無老成

後漢書孔融傳融性好士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成晉家庭

後漢書班固傳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有人上告固私改國史者郡上其書顯宗甚奇之

晉志私室

晉書陳壽傳壽爲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既卒范頵上表曰陳壽作志明乎得失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

自敘

予幼承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聽逮講畢。即爲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於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厯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

家寶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畧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貸。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粗知之矣。但於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旅遊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爲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爲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爲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爲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

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爲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益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以過立言晤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義興薛謙光河南元行沖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推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覩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贊易道

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爲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策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訖於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爲史臣。再入東觀。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則天大

此段全纂莊子天地篇

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爲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

罔知率彼愚蒙牆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五常異稟百行殊執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夫開國承家立身行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

焉有諷刺焉。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謂也。揚雄少爲范逡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元經。則嘲以恐蓋醬瓿。而桓譚以爲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爲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元。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煙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東海徐堅

舊唐書徐堅傳徐堅少好學遍覽經史王方慶善三禮之學常就質疑又賞其文章典實楊再思曰此鳳閣舍人樣開元十三年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爲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堅多譔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凡七入書府

牙期

列子湯問篇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曲每奏子期輒窮其趣伯牙歎曰善哉善哉吾於何逃聲哉

管鮑

列子力命篇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管仲嘗歎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永城朱敬則

舊唐書朱敬則傳敬則字少連長安三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張易之昌宗當命畫工圖寫武三思等十八人形象號爲高士圖每引敬則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與三從兄同居四十餘年財產無異

沛國劉允濟

舊唐書劉允濟傳允濟少孤事母甚謹弱冠除著作佐郎嘗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長安中兼修國史

義興薛謙光

舊唐書薛登傳登本名謙光博涉文史每談論前代故事必廣引證驗有如目擊與徐堅劉子元齊名善友景雲中拜御史大夫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將

加彈奏或請寢之諫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奏之反爲所構出開元中轉太子賓客以與太子同名勑賜名登卒年七十三

河南元行冲

舊唐書元行冲傳行冲博學多通狄仁傑甚重之性不阿順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猶蓄聚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痾疾門下賓客堪充旨味者多願以小人備一藥物拜太常少卿行冲以本族出於後魏而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爲學者所稱祕書監馬懷素卒詔行冲代其職表請通撰古今書目爲羣書四錄拔行冲嘗著論辯晉元帝出小吏牛金陳之誣以昭成帝名犍繼晉受命應牛繼馬後之讖

留吳兢

唐書吳兢傳兢貫知經史方直寡諂比魏元忠朱敬則薦兢才堪論撰詔修國史天寶初卒年八十兢敍事簡核號良史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敍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厲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爲卽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說屢蘄改辭曰徇

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壽春裴懷古

舊唐書良吏傳懷古為監察御史聖曆中閻知微充使往突厥懷古監其軍至虜廷默啜立知微南面可汗將授懷古偽職懷古不從將殺之抗辭曰寧守忠以就死不毀節以求生臨就斬所乃禁錮隨軍後竄歸終幽州都督拔所樂如友七人唯懷古不參史尚故末及之

觀史籍至**記於周**皆孔安國尚書序原步**三為史臣**頃迕則天朝為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不之改今之史館即古之東觀也

法言見論贊篇

論衡見序傳篇

風俗通後漢書應奉傳子劭字仲遠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

人物志魏志劉劭傳劭字孔才黃初中尚書郎作皇覽作新律篇著律略論作都官考課條作說略若樂論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

典語隋書經籍志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並吳中夏督陸景撰亡新舊唐書藝文志陸景典訓十卷按是書隋志云亡唐志乃有十卷而知幾又見之則亡者

當僞別二在也或作語或作詛未知孰是

文心

南史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梁天監中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嗟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論之既成沈約取讀謂深得文理常陳之几案

撰太元經

漢書揚雄傳哀帝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元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雄好古而樂道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時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劉歆亦觀之謂雄曰空自苦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桓譚曰必傳顧譚不及見也

史遥削繁卷二終

嘉應廩生陳士棻校